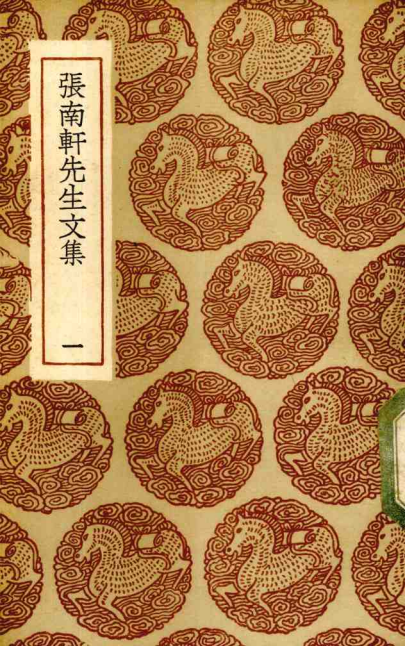


張南軒先生文集

一





本館據正誼堂全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道之在天下也。有一二人開之於先。而統系相承。遂有知所向。往以成其學者。固其人之克自振拔。亦良師友與有力焉。自鄒魯既遠。聖學不明。異端浸熾。至宋伊洛夫子出。始得其宗於數千載之下。相與講心性之微。嚴義利之辨。而陷溺已深。信從者寡。高者競尙頓悟。多入於禪。而其卑者。則不過掇拾詞章。以弋聲名。取爵祿。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蓋當其爲學時。而本原早已非矣。又況貴胄公子。口脈膏粱。心熏勢利。欲其親師取友。日磨厲於道德之林。而卓然不爲流俗所惑。誠知其難也。獨張南軒先生。爲忠獻公嗣子。幼習庭訓。已得忠孝家傳。及長。師事五峯。慨然以聖賢自期。著希顏錄。表明己志。其平日之講究心性者。蓋深契乎伊洛之遺言。而上接鄒魯之統。而其所得力。則尤在辨晰義利。不使有毫釐之差。故胷次洒然。光明坦易。純乎天理。至於入侍經幄。出典名藩。無非本此而措之。蓋有古大儒之學。純臣之風焉。且與考亭夫子志同道合。往來切磋。舉凡天道之精深。聖言之奧妙。德業之進修。行藏之大義。莫不有以共悉其源流。而一歸於正大。朱子嘗亟稱之。以爲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問日新無窮。其議論出人意表。此亦可以見先生之不可及矣。夫以先生之克自振拔。而又得良師友如是。使天假之以年。則其作爲文章。播諸事業者。夫詎可量。而享壽不永。弗獲竟作聖之功。惜夫。今其書具在。予懼傳之不廣也。因爲校選。以付棗梨。俾後之讀先生之書者。瞭然於義利之介。不可不明。而嚴辨於幾微之間。以不迷於所往。然後知行。

交進敬義夾持。實求其所爲心性者。而且親師取友。相與輔成德器。亦如先生之以聖賢自期焉。斯道之傳。聖學之彰。實嘉賴之。不佞將拭目以俟。

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季秋。儀封後學張伯行通於榕城之正誼堂。

朱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閒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閒、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槩、得四巨編、以授子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曷所講焉而未

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惟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棄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新安朱熹序。

本傳

張栻字敬夫。浚之子也。從胡宏學。作希顏錄。以自警。孝宗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極一時之選。而栻以少年周旋其間。嘗入奏軍事。孝宗異之。浚卒。湯思退主和議。金人乘閒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宰執敕諸將毋得輒進兵。栻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異時朝廷雖嘗興編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宜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亦何功之不濟哉。不報。宰相虞允文重栻。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除吏部侍郎。時謂金衰弱可圖。議遣使往請陵寢故地。有以無備召兵爲言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曰。不知也。上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默然。栻因出所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之。而議者猶以爲憂。則其卑陋畏怯。固已甚矣。然臣竊揆之。或者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平居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上改容竦聽。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政立德。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戰守。爲一事。

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卑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陵寢故地。不難歸也。上歎息。以爲前者未聞此論也。嘗謂上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棧極言其不可。且詣朝堂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復言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均二柄。而所用乃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命乃寢。出知袁州。家居彙年。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略廣南西路。所部十五州。荒殘多盜。棧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州縣卒伉健者。以爲用。羣蠻帖服。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棧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奸民之舍賊者。斬之。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遁去。並淮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斬之。有胡奴在其中。命縛以歸之。北人歎服。卒年四十八。

張南軒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寄周子充尙書

寄周子充尙書

寄周子充尙書

答湖守薛士龍寺正

答潘端叔書

答潘叔度書

與顏主簿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寄呂伯恭書

寄呂伯恭書

寄呂伯恭書

寄呂伯恭書

答彭德美書
答呂子約書
答呂子約書
答呂子約書
答胡伯逢書
答胡季立書
答胡季履書
答胡季履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卷之二

書

答陳擇之書

答謝夢得書

答劉炳先昆仲書

答喻郎中書

答李祕監書

答施蘄州

少路

答周允升書

答周允升書

答陳平甫書

答曾致虛書

答項秀才書

答羅孟弼書

答蕭仲秉書

答蕭仲秉書

答戚如玉書

答江文叔書

答劉宰書

答游誠之書

答游誠之書

答彭子壽書

答陸子壽書

答魏元履書

答李賢良仲書

答李季修書

答李季修書

答胡廣仲書

答胡廣仲書

答胡廣仲書

答直夫書

答舒秀才 周臣

答宋教授書

答俞秀才書

答喬德瞻書

答喬德瞻書

答喬德瞻書

答潘叔昌書

答潘叔昌書

答潘叔昌書

答潘叔度書

答潘叔度書

答潘文叔書

答潘端叔書

答周穎叔書

答周穎叔書

答戚德銳書

答戚德銳書

答鄭仲禮書

答鄭仲禮書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吳晦叔書

與吳晦叔書

與吳晦叔書

與吳晦叔書

與吳晦叔書

與吳晦叔書

與吳晦叔書

卷之三

序

關範序

論語說序

洙泗言仁序

孟子講義序

孟子說序

胡子知言序

五峯集序

趙氏行實序

送張荊州序

送曾裴父序

送方耕道序

送劉圭父序

送嚴主簿序

送鍾尉序

送猶子煥炳序

卷之四

記

靜江府學記

袁州學記

邵州復舊學記

郴州學記

桂陽軍學記

張南軒先生文集·目錄

欽州學記

雷州學記

雷州學記

江陵府松滋縣學記

宜州學記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永州州學周先生祠堂記

濂溪周先生祠堂記韶州

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

三先生祠記

瀏陽歸鴻閣龜山楊諫議畫像記

建寧府學游胡二公祠堂記

存齋記

弗措齋記

擴齋記

敬齋記

拙齋記

隱齋記

困齋記

敬簡堂記

仰止堂記

卷之五

史論

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之事如何

賈董奏篇其閒議論孰得孰失

西漢儒者名節何以不競

光武崇隱逸

黨錮諸賢得失如何

溫嶠得失

說

勿齋說

答問

答朱元晦

答朱元晦

答朱元晦

答胡季隨

卷之六

題跋

題李光論馮澥劄子

通書後跋

跋遺書

跋西銘

跋三家昏喪祭禮

跋符君記上蔡語錄

跋希顏錄

題周爽所編鬼神說後

西漢蒙求跋

跋溫公黼座銘橐

題司馬文正公薦士編

題文正公條畫沿邊弓箭手橐後

跋濂溪先生帖

跋上蔡先生所述衛州秦府君誌銘

跋呂東萊與許吏部詩

跋字文中允傳

跋陳分寧傳

跋鄭威愍事

跋范文正公帖

跋范文正公帖

跋范文正公帖

跋吳寧叔所藏伊川先生上蔡龜山帖

跋王介甫帖

跋王介甫帖

跋王介甫帖

跋東坡帖

跋東坡帖

跋蔡端明帖

跋司馬忠潔公帖

跋張侍郎帖

跋陳了翁帖

跋了翁責沈

跋李泰發帖

跋了翁與丞相隴西公書

書相公親翰

跋尙憲帖

跋孫忠愍帖

跋尹和靖遺墨

書贈吳教授

題長沙開福寺

卷之七

銘

困乎齋銘

艮齋銘

敬齋銘

敦復齋銘

恕齋銘

蒙齋銘

虛舟齋銘

主一齋銘

南劍州尤溪縣學傳心閣銘

願齋銘

讀書樓銘

蔡軒石銘

筆囊銘

周爽硯璞銘

箴

主一箴

四益箴

贊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贊

濂溪先生贊

明道先生贊

伊川先生贊

于湖畫像贊

書伊川先生易傳復卦義贊

觀虎丘劍池有言

墓表

欽州靈山主簿胡君墓表

教授魏元履墓表

附錄

像贊

祭文

祭文

重修張南軒先生祠堂記

嚴州三先生祠記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書

寄周子充尙書

垂論。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完。知有精麤。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麤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愚意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爲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既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爲知道。而日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爲狂。而況下此者哉。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問及此間相從者。某邇來退縮。豈敢受徒。但有舊日士子數

輩時來講問。亦不過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方語之耳。所謂晚輩假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者。誠如所憂。胡文定蓋嘗論此。然在近日。此憂爲甚。是以使人言學之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返害事耳。要亦如玉石之易辨。卽其行實。夫豈恫疑虛喝可掩哉。文定所論甚詳。備在文集中。曾見之否。

寄周子充尙書

重論近世學者徇名忘實之病。此實區區所憂者。俱因學者徇名忘實。而遂謂學之不必講。大似因噎廢食耳。後世盜儒爲害者多矣。因夫盜儒之多。而遂謂儒之不可爲可乎。熙寧以來。人才頓衰於前。正以王介甫作壞之故。介甫之學。乃是祖虛無而害實用者。伊洛諸君子。蓋欲深救茲弊也。所謂聖人誨人有先後。學者進德有次第。此言誠是也。然所謂先後次第。要須講明。譬如適遠。豈可不知路之所從。不然。只是冥行而已。至如所謂不可以聖賢自期者。則非所聞。大抵學者當以聖賢爲準。而所進則當循行序。亦如致遠者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卽爲自棄。尙何所進哉。所欲言者。要須面盡。

寄周子充尙書

垂諭。子澄所疑。且云禪初不知其得失。不欲隨衆詆之。伊川未窺其闢奧。不敢以言語稱道。足見君子所存之忠信也。第以某愚見。所謂不知其得失者。要當窮究其得失果何如。未窺其闢奧者。當窮究其闢奧果何如。講論問辨。深思熟慮。必使其是非淺深了然於胷次。此乃致知之要。入德之方。豈可含糊閃避而已也。每竊敬歎下風。故所懷亦不復敢隱。有以見教。是所望也。

答湖守薛士龍寺正

諭及學校之事。此爲政之所當先也。湖學安定先生經始。當時作成人才。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爲進取之資。轉趨於薄。此極害事。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利之分。教導涵養。使漸知趨嚮。則善也。

答潘端叔

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卻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衆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事親之心。至親至切。古人謂起敬起孝。更須深體而用力焉。

答潘叔度

所論讀書。平易則簡略放過。稍思。則似做時文。固當如此省察。但所貴於平易者。謂平心易氣。優游玩味。其旨。正非簡略放過也。若夫家庭間事。於己見有阻礙。其間曲折萬端。乃是進修深切處。大要返求吾身而已矣。

與顏主簿

竊觀左右論程氏王氏之學。有兼與而混爲一之意。此則非所敢聞也。學者審其是而已。王氏之說。皆出於私意之鑿。而其高談性命。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夫竊取釋老之似。而濟之以私意之鑿。故其橫流。盡壞士心。以亂國事。學者當講論明辨。而不屑焉可也。今其於二程子所學。不翅霄壤之異。白黑之分。

乃欲比而同之。不亦異乎。願深明義利之判。反求諸心。當有不待愚言之辨者。惟深察焉。

答朱元晦祕書

示及諸君操舍出入之說。呂子約所論病痛頗多。後二說亦頗得之。然其閒似未子細。按孟子此章。首以牛山之木爲喻。又以夜氣爲說。而引孔子之言爲證。以明人之不可不操而存也。心本無出入。然操之則在此。舍之則不在焉。方其操而存也。謂之入可也。本在內也。及其舍而亡也。謂之出可也。非心出在外。蓋不見乎此也。無

時者言其乍入乍出。非入則出也。莫知其所止也。此大槩言人之心是如此。然其操之則存者是亦可見。心初未嘗有出入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主一爲務乎。呂子約之說。既誤以乍存乍亡爲感之用。而後說如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語亦未盡。存亡相對。雖因操舍而云然。方其存時。則心之本體固在此。非又於此外別尋本體也。子約又謂當其存時。未能察識。而已遷動。是則存是一心。察識又是一心。以此一心。察彼一心。不亦膠擾支離乎。但操之則存。操之之久且熟。則天理寔明。而心可得而盡矣。

答朱元晦祕書

其父相處二年。心事儘可說。見識但覺日勝一日。亦不易得。作別殊使人關情也。君臣之義。要須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是閒若有一絲毫未盡。則誠意已分。烏能有動乎。孟氏敬王之義。所當深體也。所寄諸說。亦略觀大槩。林擇之思慮甚親。可重可重。鄙意有欲言者。不敢隱容。後便一一寫去。共講論也。近來此閒相識。卻是廣仲晦叔。甚進德美。已入書院。生徒十五六人。但肯專意此事者。極難得耳。

答朱元晦

日自省中歸。卽閉關溫釋舊學。向來所見偏處。亦漸有覺。但絕少講論之益。無日不奉懷耳。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爲學者私勝之流。昧失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關範之說極佳。卽以語伯恭矣。只如此讀過。誠可戒也。伯恭近來儘好說話。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見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熟元祐間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言排之耳。今亦頗知此爲病痛矣。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如此。方爲聖賢作用。此意某見得。但力量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此話到此尤覺難說。邪論甚熾。人心消蕩。一至於此。每思之不遑寢食也。奈何。

答朱元晦

祈請竟出疆。顛倒絆悖極有可憂。某月初卽求去。蓋會慶在近。不忍見大使之至也。自惟誠意不充。無以感動。且當歸去。勉求其在己者。今日大患是不悅儒學。爭馳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爲迂闊遲鈍之說。向來對時亦嘗論及此。上聰明所恨無人朝夕講道至理。以開廣聖心。此實今日興衰之本也。吾曹拙見。誠不過此。來書以爲未有孟子手段。且循此途。輒爲少悔吝是也。但孟子亦何嘗

外此意。特其發用變化別耳。知言自去年來。看多有所疑。來示亦多所同者。而其開益鄙見處甚多。亦有來示未及者。見一一寫。俟後便方得上呈。更煩一往復。庶幾盡定。甚恨當時刊得太早耳。

答朱元晦

某邇來思慮。只覺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內懼。不敢不勉。每得來書。益我厚矣。蓋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便自處高執之固。後來精義。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若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真難讀也。

答朱元晦

某黽勉所職。無補是懼。目前幸歲稔盜息。人情相安。但環視一路。可爲寒心者多。亦切考究。以其大者。控陳矣。伯恭相聚計講論。彼此之益甚多。恨不得從容於中也。寄示學者講論一紙。所論萬物皆備一段。意亦近裏。大抵不能反身。則自不與己相干。他人飽食。何與己事。反身而至於誠。則樂莫大矣。誠則實能有之也。

答朱元晦

商量處程先生之說雖少。然總領略具矣。本路新漕詹君儀之體仁。豈弟愛民。凡事可以商量。又趨向正。孜孜以講學爲事。時過細論。殊慰孤寂。

答朱元晦

語說薦荷指諭極爲開警。近又刪改一過。續寫去求教。私心甚欲一相會。若得至長沙。當有可議耳。伯恭既已轉對。恐當爲去就計。近見臺臣論程學云。如伯恭在彼。尤不應恕然也。石子重向來聞在三衢。辭召命甚善。今聞已到闕。未知所言何如耳。其他大抵非遠書可達也。學舍已成。方敢請諸邑有行義士人入其中爲表率。嶺外風俗尤弊。雖未易遽正。然不敢不開端示漸。如喪祭婚姻間。亦頗有肯革者。理義存乎人心。但患啓迪薰陶之未至耳。

答朱元晦

論語章句精確簡嚴。足以詔後學。或問之書。大抵固不可易之論。但某意謂此書卻未須出。蓋極力與辯說。亦不能得盡。只使之誦味章句。節節有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之偏。當自能見之。不然。卻恐使之輕易趨薄耳。

答朱元晦

共父一病。遽至薨逝。聞問慟哭。傷痛奈何。積望至此。亦殊未易。時多艱虞。喪此柱石。深爲天下痛惜之。不但朋友相與之私情。想同此心也。奈何奈何。其家事今如何。嗣子頗能立否。凡事相悉。倚賴賢者。當亦不惜力也。葬事在幾時。有定期否耶。某義當往哭。適此拘繫。今且專价去。俟到武昌。更再遣往。臨書涕零。不勝情也。

答朱元晦

某自附陳明仲書後。一向乏便嗣音。惟是懷仰未嘗忘也。秋涼行大江。所至游歷山川。復多濡滯。今方欲次鄂渚。更數日可解舟。舟中無事。卻頗得讀論語易傳遺書。極覺向來偏處。取所解孟子觀之。段段不可意義之難精。正當深培其本耳。修改得養氣說數段。舊說略無存者。得所寄助長之論。甚合鄙意。俟到長沙。錄去求教。曾子之說。伊川法則之語。深有悟於此。看得道字極分明也。知言疑義。開發尤多。亦有數處當更往復。及後來旋看出者。併俟後便。此論誠不可示他人。然吾曹卻得此反復尋究。甚有益。不是指摘前輩也。上蔡語解。偏處甚多。大有害事處。益知求道之難也。

答朱元晦

幸安職守。今年雨暘以時。可望一稔。盜賊頗戢。刑罰亦省。獨兵戈開弊病。非一掇其尤者。列聞。他不遑卹也。兄近來爲況何如。教令旣孚。當益無事。且須爲少畱否。相從今後有何人。須得暇議論。某此閒但有長沙梁仁伯秀才在此。資質亦頗淳篤。近有澧州教授傅夢泉來相見。乃是陸子靜上足。其人亦剛介有立。但所談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子靜此病。曾磨切之否。亦殊可懼。

答朱元晦

梁仁伯主簿借來者。日夕得暇卽講論。近頗長進。偶以其祖母病復歸。殊覺落莫。子澄有新功否。甚恨未識之。伯恭聞復喪偶。多難如此。可念可念。有澧州教授傅夢泉者。資稟剛介。亦殊有志。但久從陸子靜守其師說甚力。此人若肯聽人平章。他日恐有可望也。

答朱元晦

少懲比對郡學。開一城門。正直江湖。舊有門曰恩波。在近處久塞。今移於此。緣舊學出門卽牆面。今焉開闢。氣象甚佳。因爲樓於上。登覽遂爲一郡之冠。以曲江樓名之。蓋張曲江來爲長史時。有登江陵郡城南樓詩。故用以名。欲求尊兄爲記。幸不惜落筆。以爲此邦形勢之重。樓之下卽是白水河。河之外卽大湖。灤之外卽荆江。如高沙湖之類。皆在指顧。以至峽州諸山。亦隱隱見於雲水之外也。

答朱元晦

伯恭近遣人送藥與之未回。渠愛弊精神於閒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承當編此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今病既退。當專意存養。此非特是養病之方也。

寄呂伯恭

某讀書先虛。麤安晨夕。頗存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然存養是本。覺向來工夫不進。蓋爲存養處不深厚。存養處欠。故省察少力也。方於閒暇。不敢不勉。但良朋在遠。每誦一日不可無候無可之言。未嘗不引領東望也。所示讀書次第。皆著實。蓄德喪志之分。誠不可不察。易傳所謂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此語極緊要。近來讀諸先生說話。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看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來教有云。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此可見體察之功。某每思尊兄於尋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此在資質固爲美。然在學問

不可不防有病。他人所有病痛，卻不干學問事。若只坐在此上，卻恐頹墮少精神。惟析夫義理之微，而致察於物情之細，每存正大之體，尤防己意之偏。好事上一毫才過，便是私意。如要救正此人，盡吾誠意以告之，從與不從，固不可必也。若必欲救正，得便有偏，推此類可見。擴而充之，則幸甚幸甚。相從諸人多長進者否？有書來者，各隨其說，以鄙見答之矣。薛士龍及陸徐薛叔似諸君，比恨未及識。士龍正欲詳聞其爲人，但所舉兩說甚偏，恐如此執害事。事功固有所當爲，若曰喜事功，則喜字上煞有病。元晦數通書講論，比舊尤好。語孟精義，有益學者。序引中所疑會與商確否？但仁義中正之論，終執舊說。濂溪自得處渾全，誠爲二先生發源所自。然元晦持其說，句句而論，字字而解，故未免反流於牽強，而非濂溪本意也。觀二先生遺書中，與學者講論多矣。若西銘則再四言之，至太極圖，則未嘗拈出此意，恐更當研究也。此間士子資質好，有意於學者，亦四五人。每教以著實於主一上進步耳。晦叔已兩來，相見非久，欲遷城居嶽下，相識如胡廣仲伯逢，亦留意，但向來多是想像懸度，殊少工夫。故病痛多不精進，亦數有書往來也。孟子解推已寫出，其閒毛病，改綴不停。正如春草，旋刻旋有，且欲自家體當，違敢傳諸人。見錄一本，他時欲奉寄求益也。仁說所題數段，極有開警，別紙奉報，并後來改正處，亦錄去。祭儀向來元晦寄本頗詳，亦有幾事，擬後再改來。往往已正，今錄去，但墓祭一段，鄙意終不安。尋常到山間，只是頓顙哭洒掃而已。時祭只用二分二至，有此不同耳。家閒方謀建家廟，異時廟成，定祭禮。庶幾正當。伯恭所考因來，卻幸見寄也。他懷非遠，書所可盡，有便不惜寄音。

自歸抵此亦既半歲。省過矯偏。但覺平日以爲細故。羸迹者。乃是深失銷磨。雖庶幾兢兢焉。惟恐乘閒之竊發耳。深味論語一書。聖人所以教人。與學者所常用力者。蓋可以見著實務本。乃爲至要。才不帖帖地。便使有外之心也。來書所自察向來之病。其間有云以私爲公。以情爲性者。可見察之之精。更宜深勉於篤敬之功也。向來每見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爲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此恐高明所自知。但不可以爲小病耳。語學者躐等之病。鄙懷近來正謂如此。敢不深思而謹之也。今世學者。慕高遠而忽卑近之病爲多。此間有肯來講論者。今殊不敢汎告。想渠輩聽某以前說話。覺得有滋味。今卻鈍悶。若信得及。卻可與講習也。其言也。謂之說誠然。彼中諸人如何。今次寄來問目。卻覺於約會思量。雖是汎然。且須合思量。要是須從此過耳。此亦是自己見得會如此也。元晦仁說。後來看得渠說愛之理之意。卻好。繼而再得渠書。只拈此三字。卻有精神。但前來所寄言語。開終多病。兼渠看得某意思。亦老草。後所答。今錄呈。但渠議論商確間。終是有意思過處。早晚亦欲更力言之。

寄呂伯恭

某前月半閒。積寒成疾。勢極危。諸事亦已處置。順聽之耳。一夕氣復。諸證盡退。蓋服熱劑灼艾之力。今幸已復常。病中念平日頗恃差壯。嗜欲少。故飲食起居。多不戒生冷。不避風寒。此亦是自輕。觀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耳。尋常忽略。亦是豪氣中病痛也。每得來書。未嘗無所開警。所謂威儀

辭氣閒。豈特兄所當勉。某日從事於此。而每恐其不逮也。曾子所以告孟敬子者。最爲親切。每覺上蔡所解。語錄中猶似未精穩。此要須自家子細下工夫耳。某自覺向來於沈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尙未完。二三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也。氣質居處之說甚善。當深察之。不敢虛來意。此閒士子。目今亦有向方者。但看長遠如何。文字小小開解。誠不濟事。著實肯做工夫者。乃有可望耳。去年閒從學者甚衆。某殊謂未然。若是爲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就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今已謝遣甚幸。但舊已嘗謝遣。後來何爲復集。今次須是執得定。斷得分明。不然。猶有絲毫牽滯。恐復因循於他日也。亦非特此事。大抵覺得老兄平日。似於果斷有所未足。時有牽滯。流於姑息之弊。雖是過於厚。傷於慈。爲君子之過。然在他人視我。則觀過可以知仁。在我自檢點。則終是偏處。仁義之道。常相須。要之義不足。則所謂仁者。亦失其正矣。又如論朱元晦出處。亦似未安。周之則可受。謂不使飢餓於土地。只是來相周。故可受。今乃是受加之官寵。豈有安坐於家而坐享之理。元晦辭不敢當。爲合義。但當時說一二不同志者。使之宛轉求遂己之請。卻似不消得如此添加耳。更幸思之。某舊在臨安。已覺兄之病有此。今復因此二事詳及。推此可以槩見也。如何如何。

寄呂伯恭

來書所謂辭氣務令平和。然實處不可回互。此語盡之矣。頃見相識閒。有好爲調護審細之論。退而察之。

其實畏怯。名曰憂國。恐只是爲身耳。故臨利害則氣懾志喪。而榮於寵利則不已焉。知人之難。恐不可以不察也。蓋直前妄發。固爲不是。然於所當然而不然。又別爲之說。恐終不免爲姦而已矣。此論不須爲他人說。思慮所及。因來論有發於中。故及之耳。

答彪德美

垂論之詳。再三誦之。政所望於良友者。但鄙意不能無疑。如自滅天命固爲己私一段。恐錯斷文句。故失先生之意。已於季立書中言之矣。想必須見幸更深思。平心易氣。無爲己私橫截斷。庶乎其有取也。知言序可謂犯不韙。見教處極幸。但亦恐有未解區區之意處。故不得不白。如云夫子未嘗指言性。子思中庸首章獨一言之。此蓋是設或問之辭。故以或曰起之。然云指言。則謂如天命之謂性是指言也。其他說話。固無非性命之奧。而非若此語指而言之也。故於答之之辭中。引子貢之語。以爲夫子之言無非天命之流行發見也。意則可見矣。更幸詳觀。卻以見教。若夫辭氣不足以發。則誠陋之故也。來書雖援引之多。愈覺汎濫。大抵是舍實理而駕虛說。忽下學而驟言上達。掃去形而下者。而自以爲在形器之表。此病恐不細。正某所謂雖闢釋氏而不知正墮在其中者也。故無復窮理之工。無復持敬之妙。皆由是耳。某近來反復思之。不可不爲盡言。惟天資慤茂。必能受朋友之實攻。若忽而置之曰。吾所得自高妙矣。則僕亦不敢進說於前也。然某之見。亦豈敢以爲便是哉。願更講之耳。

答呂子約

來書猶未免欲速逼迫之病。任重道遠。要須弘毅爲先。循循有常。勿起求獲之意。乃佳。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於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也。勉之勉之。平時病痛。所貴求以銷磨。矯揉之。卻不可徒自悔恨於胷中。反添一病。遺書中所謂罪己責躬不可無。卻不可留在胷中爲悔是也。希顏錄舊來所編。不甚精切。顏子氣象。但當玩味於論語中。及考究二程先生所論。則庶幾得所循求矣。

答呂子約

論及邇來工夫。足見不輟。但所謂二病。若曰荒急因循。則非游泳之趣。若曰蹙迫寡味。則非矯操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也。要是常切省厲。使凝斂清肅時寢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近功也。別紙亦各答去。區區固未必能深益高明。加以所懷非書可究。惟幸深思。有以見復。

答呂子約

所謂近日之病。卻不在急迫。而懼失於因循。此亦可見省察之功。然此亦只是一病。不失之此。則失之彼矣。以至於閨門之間。不過於嚴毅。則過於和易。交游之際。厚者不失於玩。則失於過。紛紛擾擾。滅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源上用工。其道固莫如敬。若如敬字有進步。則弊當漸可減矣。楊龜山所舉富公崇深之說。固爲有益於學者。然特拈出此二字。卻似未穩。更幸思之。侍旁雜務。於職所當任。豈容少有厭煩。忽細之意。惟主敬以立本。而事事必察焉。學之要也。

答胡伯逢

中庸解錄未畢。今先寫三段去。大綱規摹如此也。未知如何。垂諭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但請詳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性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爲有根底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名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卻恐渺茫而無所止也。知言之說。究極精微。固是要發明向上事。第恐未免有弊。不若程子之言。爲完全的確也。某所恨在先生門闈之日甚少。茲焉不得以所疑從容質叩於前。追悵何極。然吾曹往返論辯。不爲苟同。尙先生平日之志哉。熱甚。近郊已復覺早。彼中何如。更幾以遠業自重。

答胡季立

垂諭足見講學之勤。至所願幸。某愚惟不敢不深潛其思。時有所見。亦未必是也。惟願與朋友共論焉。夫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法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返爲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爲己私。蓋謂是也。若何所斷句。則不成文義。失先生意矣。更幸思之。卻以見教。

答胡季履

承諭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此閒士子輩。觀通鑑。嘗令先將逐代大節目。會聚始末而觀之。頗有意味。如高祖入關。滅項誅功臣之類。皆作一門。備其源流。此亦編得有次第。方欲取前輩議論之精者。入於其閒也。

答胡季履

所論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摹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有所發明。毋惜示教。

答胡季隨

辱惠書。審開侍奉平遠武林。履候勝福。極以爲慰。諭及日讀二程先生遺書。甚善。要當平心易氣。優游涵泳。所讀其閒。談性命處。讀之愈勤。探義愈晦。無怪其然。若只靠言語上求解。則未是。須玩味其旨。於吾動靜之中。體之。久久自別也。歸來所作洙泗言仁序。主一箴。錄去所要詩。亦寫在別紙。彼中過從。謂誰歲月易邁。人心易危。華盛之地。奪志者多。惟敬自勉。以承先世之業。更祝厚愛。所見所疑。使中不惜類示。還轅嘗在何時耶。

答胡季隨

錄示序文。三復足見所志。雖然。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於卑近。不爲驚怪。

恍惚之見而不舍乎深潛縝密之功。伊洛先學謂覺聖人當以顏子爲準的。誠明訓也。德門令質。惟益勉之。

答胡季隨

元晦所編遺意。只是真聚逐家所編全入之。都無所刪也。其間傳錄失指者。固有之。正要學者玩味耳。若便刪去。卻殊無意味也。得此等文字。且當服膺沈浸其間。未宜以己意直斷輕議也。

答胡季隨

所論二先生遺書。其間固有傳寫失真者。向來龜山欲刪正。而迄未下筆。要須究極精微。無所憾者。乃可任此。未容輕議也。今元晦所集。皆存元本。在學者亦好玩味其間。真僞在我。玩味之久。自識別之耳。所謂未容輕議者。非是爲尊讓前輩。蓋理未易明。不應爽快。便據目前斷殺。須是潛心。若果下工夫。方覺其未易也。只據前人所辨。亦須自家胷中。自見得精神。乃可不然。亦只是隨人後贊歎而已。某頃年編希顏錄。如莊子等諸書所載顏子事。多削去。先生以書抵某云。其他諸說。亦須玩味。於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使容易指以爲非而削之也。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今十有二年矣。愈覺斯言之有味。願吾友深體之。他希篤沈潛之功。以輕易爲戒。勉。茂遠闢厚自愛。

答胡季隨

論及日閱致堂史論甚善。秦漢以來。學道不明。士之見於事業。者固多可憾。然其間豈無嘉言善行。與一

事之得者乎。要當以致遠自期。而於人則一善之不廢。是乃擴弘恕之方。而爲聚德之要也。正惟勉之名。臣言行錄。未有別本可寄。得之卽附往。但此書編得未精細。元晦正欲更改定耳。

答胡季隨

季隨邇來下工如何。聞時往見晦叔。甚有講論否。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要須深惟尙綱之義。鞭撻儘覺有味也。

答胡季隨

邇來玩繹想自不廢。有可見告者否。若入浙。因一見伯恭甚善。近來士子肯向學者。亦時有之。但實作工夫耐久者極難得也。且是要鞭撻向裏。如此下工。方自覺病痛多耳。

答胡季隨

垂論浩然之氣工夫。正在集義。當於慷慨處驗之。集義以敬爲主。孟子此一段。雖不說著敬字。勿忘勿助長。是乃敬之道也。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答陳擇之

伏蒙賜書。陳義粲然。重惟茲世。講學之緒。不絕如帶。有如高致。感歎何勝。而某荒疏。不足以辱來問。姑以其所從事焉者。試其論之。左右謂異端之惑人。未必非賢士大夫。信哉斯言也。然而今日異端之害。烈於申韓。蓋其說有若高且美。故明敏之士。樂從之。惟其近似而非。遂影而迷。真憑虛而舍實。拔本披根。自謂直指人心。而初未嘗識心也。使其果識是心。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乃人道之經。而本心之所存也。其忍斷棄之乎。嗟乎。天下之禍。莫大於似是而非。似是而非。蓋霄壤之隔也。學者有志於學。必也於此一毫勿屑。而後可得其門而入也。然而欲游聖門。以何爲先。其惟求仁乎。仁者聖學之樞。而人之所以爲道也。有見於言意之表。而後知吾儒眞實妙義。配天無疆。非異端空言比也。孟子曰。思則得之。又曰。求則得之。左右試取魯論所載。精思而深求焉。某也不敏。尙庶幾切磋之益。

答謝夢得

凡人之病。必有受病之處。雖風雨暑寒燥溼之不同。而氣行無閒隙不在焉。惟其日引月長。浸而不已。故良醫之治病。必先望其顏色。切其脈理。而究其肺臟之變。以會其微而投之砭劑。如郢人之運斤。甘蠅飛

衛之射發無不如意。不幸而秦扁和緩之不遇。而至於病矣。則將何救。嗟乎。病之在身。猶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以治之。病之在心。顧獨不思所以救之者乎。左右謂病散在一身。而莫知其病之處。此惟弗察之故也。語曰。觀過斯知仁矣。觀云者。用力之妙也。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左右試詳思而察焉。凡心之病。固多端。大抵皆由其偏。而作自一勾。而至於稽天。則若人雖生。無以異於死也。聖賢之經。皆妙方也。察吾病之所由起。而知其然。審處其方。專意致精。而藥之。則病可去。病去則仁。仁則生矣。如某者。蓋三折肱。而未得爲良醫也。方汲汲然自治之不暇。而何以起人之廢哉。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多言不足以答盛意。

答劉炳先昆仲

某求去未得。尙爾罷勉。春來城南花柳。每見夢寐中也。聞昆仲相處益雍怡。諸郎亦皆孝謹。知公家門戶。方昌未艾耳。此閒士人。伍氏兄弟。本章貢人。亦以友睦爲鄉閭所稱重。每延接慰勞。用也風厲其俗也。

答喻郎中

長者謂事最忌激觸。然所謂激觸者。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期於中節而已。若欲遷就回互於所當然。而不免枉尋以求直尺。而曰吾所畏者激觸也。無乃終墮於姦邪之域。人欲愈肆。而天理愈滅歟。觀伊川先生解遇主於巷一爻。意極明切。後人不知。乃以己私窺聖人之意。其失大矣。長者言重。懼學者聽之而惑也。故敢獻其愚。

答李祕監

竊聞除書復長道山。固爲吾道慶。然而進退去就之義。高明所素講。今日必有以處之。而亦士類之所屬望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古人所以周旋乎理義。動中節奏而不失也。辭章儻未報可。則繼此何如耶。辱在下風。所願聞也。

答施新州路少

久聞新春文物彬彬。有前輩遺澤。漸濡未泯也。計士人中器質多美者。鐵錢事如何計。循其理而爲之。不若他人做工作事也。大抵今日人才之病。其號爲安靜者。則一切不爲。而其欲爲者。則又先懷利心。往往貽害。要是儒者之政。一一務實。爲所當爲。以護養邦本爲先耳。此則可貴也。某冒居要藩。日夜悚仄。蓋日勉焉而未之能有益也。臭味一家。偶及之耳。

答周允升

所論約之說。前書正欲左右從約束簡約中下工夫。所謂曾子之約。其始亦須由是以進焉。來書謂約束簡約之云。某之趨此也有日矣。此乃見左右之未能趨約也。如是而遽云曾子之約。只是妄意度量耳。大抵觀書辭。多暴露恍惚之語。少沈潛篤實之意。講學不如此也。且常熟讀論語。玩味聖人所以教人。與孔門弟子學乎聖人者。則自可見。蓋聖門實學。循循有序。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非若異端驚夸籠罩。自謂一超徑詣。而卒爲窮大而無所據也。近世一種學者之弊。渺茫臆度。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

一起徑詣之說。又出異端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不可不察也。五峯所謂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故能有常而日新。誠至言哉。撥冗姑此爲報。幸深思之。

答周允升

所論尙多駁雜。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煞有工夫。又云。儻下學而不加上達之功。此尤甚。口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爲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自然漸漸開拓。若強欲驟開拓。則將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窮理居敬之工。則所望也。喜左右之志。故屢言之。惟深念焉。

答陳平甫

某自幼侍親來南。周旋三十餘年。閒。又且伏守墳墓於衡山之下。是以雖爲蜀人。而不獲與蜀之士處。以親友其仁賢。每以是念。往歲得建安魏元履書。始知足下之名。且聞廷對所陳大略。念足下天資剛毅。人也。恨未之識耳。雖然。世固有天資之美者。苟不知進乎學。則終身安於其故而已。蓋氣質雖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是以君子必貴乎學也。近得猶子然書。復聞足下超然拔出流俗。志於古道。孜孜不舍。則又歎足下於世衰道微之際。能獨見自立如此。其進也何可量。則願見之心益盛。今得足下書。并所論著。

連絨桑牘。伏而讀之。無非以討論問學爲事。而果有以知足下之所存。甚幸甚惠。惟是不以僕爲不敏。意欲與之共講斯道。而勉爲君子之歸。固所願者。若夫推與期待之過其實。則非所敢當也。僕自惟念妄意於斯道有年矣。始時聞五峰胡先生之名。見其話言而心服之。時時以書質疑求益。辛巳之歲。方獲拜之於文定公書堂。先生顧其愚而誨之。所以長善救失。蓋自在言語之外者。然僅得一再見耳。而先生沒。自爾以來。僕亦困於憂患。幸存視息於先廬。紬繹舊聞。反之吾身。寢識義理之所存。湘中二三學者。時過講論。又有同志之友。自遠而至。有可樂者如是。又五載而上。命爲州。不得辭。繼爲尙書郎。猥以懸言誤被簡遇。遂得執經入侍。且須都省。下士誠欲自竭。庶幾以報。而學力不充。迄亡毫髮之補。歸來惟自省厲。蓋愈覺已偏之難矯。聖學之無窮。而存察之不可斯須忘也。誦伐木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之章。思欲與海內賢士切磋琢磨。庶幾卒以無負初志。然則自治之不暇。又烏能有益於人哉。念辱足下萬里盛意。則亦不敢隱耳。蓋道之不明久矣。自河南二程先生始得其傳於千有餘載之下。今二先生之言。雖行於世。然識其真者或寡矣。夫二先生之言。凡以明孔孟之道而已。孔孟之道。其博厚高明。雖曰配二儀之無疆。然其端豈遠於人心。而欲他求哉。人病不能推而充之耳。世之聞二先生之言。而驚疑竊怪者。固不足道。而其間有慕高遠者。則又恟悅虛務。而不循其實。亦爲失其真而已。竊攷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復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寔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爲人之要。孰尙於此。學而不知其要。則汎濫而無功。二者言之雖近。而意味工夫無窮。其閒曲

折精微。惟能用。力者。當漸知之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務本循序而進。久自有所至。不可先起求成之心。起求成之心。則有害於天理。孔子之所謂獲。孟子之所謂正者。政此病也。區區誦其所聞。言不盡意。惟願足下毋忽於卑近。以卒至於遠大。則幸甚幸甚。別紙所論。亦各以鄙意批呈。未知然否。自爾既定。交於萬里之外。則不惜時惠音。有箴有誨。有得有疑。一一詳及。勿爲無益之書。所願望也。

答曾致虛

承聞侍旁無事。不廢講論。以致虛資稟之美。而有志斯道。其何可量。甚幸甚仰。惟是某不敏。何足以辱下問之意。來教所及。悚戢何勝。雖然。於左右不敢隱其愚也。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只敬便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如左右所言。窘於應事。無舒緩意。無怪其然也。故欲從事於敬。惟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語盡。實下工夫。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不識以爲如何。某去歲作主一箴。謾納呈。有以往復開益。所願望也。

答項秀才

承來金華。從容師友閒。當有進益。爲學之方。循循有序。要須著實。趨約自卑。近始度正字。亦必常及此。在勉之而已。

答羅孟弼

數日欲答前書。檢未得。但記其閒所引濂溪無欲則靜。虛動直之語。念不可不報。所謂無欲者。無私欲也。無私欲則可欲之善著。故靜則虛。動則直。虛則天理之所存。直則其發見也。順理之謂直。若異端之談無欲。則是批根拔本。泯棄彝倫。淪實理於虛空之地。此何翅霄壤之異哉。不可不察也。

答蕭仲乘

閒喪事。謹朝夕之奠。不用異教。甚善。此乃爲以禮事其親。若心知其非。而徇於流俗之議。則爲欺僞。不敬莫大焉。惟致哀遵禮。小心畏忌以守之。鄉曲之論。久當自孚。勉爲在我者可也。

答蕭仲乘

生死鬼神之說。須是胸中見得洒落。世閒所說。不得放過。有無是非。一一教分明方得。若有絲毫疑未斷。將來被一兩件礙著。未必不被異端搖動引去。覺得諸友多於此處疑著。正好玩味橫渠之說。昨見文集。有數處極精切。蓋橫渠皆是身經歷做工夫。剖決至到。故於學者疑滯處。尤爲有力耳。工夫須去本源上。下沈潛培植之功。不然。區區文義之間。一知半解。歲月只恁地空過也。

答戚如玉

乖論忿怒之病。氣習偏私處。正當深致其力。損卦懲忿窒欲。懲之爲言。須思其所以然而懲艾之。先覺謂惟思爲能窒欲。某謂懲忿亦然。若爲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卻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事。看吾本心。則天理

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更幸思之。

答江文叔

垂諭大學格物之說，顧某淺陋，何足以發高明之思，抑嘗聞之，格至也。格物者，至極其理也。此正學者下工夫處。呂舍人之說雖美，乃是物格知至以後事。學者未應躡等及此也。雖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是以古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自洒埽應對而上，使之循循而進，而所謂格物致知者，可以由是而施焉。故格物者，乃大學之始也。因下問及之，併幸詳焉，有以見教。

答劉宰

垂諭識大本除物欲之說，蓋義理精微處，毫釐易差，故以呂與叔游伊川橫渠之門，所得非不深，而至論中處，終未契先生之意，知未易至也。今學者未循其序，遽欲識大本，則是先起求獲之心，只是想象模量，終非其實。要須居敬窮理工夫，日積月彙，則意味自覺無窮於大本，當漸瑩然，大抵聖人教人，具有先後始終。學者存任重道遠之思，切戒欲速也。物欲之方，先覺所謹，蓋人心甚危，氣質難化，誠當兢業乎此，然隨起隨遏，將滅於東而生於西，紛擾之不暇，惟端本澂源，養之有素，則可以致消弭之力。舊見謝上蔡謂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疑斯言太快，透得名利關亦易事耳，如何便謂之小歇處？年大更事，始知真透得誠未易，世有自謂能擺脫名利者，是亦未免被他礙著耳。前人之言不苟，然類如此，要用力乃知之耳。

答游誠之

出入二字更須子細理會。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而言。又曰：心則有出入矣。逐物是欲，蓋操之便在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之逐物，蓋因其舍亡，故誘於物而欲隨之。欲雖萌於心，然其逐物而出，則是欲耳，不可謂心也。欲可去而心未嘗無。至於心之存物來順應，理在於此，又豈得謂之出乎？幸深思之。

答游誠之

大抵學者貴近思。若汎濫則有病，近字極有味。宜深體之，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泮無別。要須精析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語錄所論，幸精思之。

答彭子壽

別紙示以所疑，深慰孤寂。輒據所見奉呈，正望往復之益。第詳觀所論，不喜分析窮理，不應如此。理有會，有通會而爲一，通則有萬，蓋分縷析，各有攸當，而後所謂一貫者，非溟泮臆度矣。此學所以貴乎窮理，而吾儒所以殊夫異端也。更幸深思焉。

答陸子壽

某聞昆弟之賢有年矣，近歲得之爲尤詳。每懷願見以共講，益渺然相望而未克遂。向往可知，忽辱枉教，三復辭義，有感於中。第惟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虛來貺。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

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攷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驚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行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注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工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也。故樂以復焉。聖上聰明不世出，真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儒講學不精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磋，究之而盛意之辱，欣幸至於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然作別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豈若會面之得盡其底裏哉！伯恭一病，終未全復，深可念。向來亦坐枉費心思處多耳。心之精微，書莫能究，布復草草，正惟亮之。

答魏元履

頃寄一書，度到時，從者已南轅，不知獲徹否。便中領臨行教，字極荷。秋氣淒清，伏惟歸侍雍容，尊履萬福。兄抗論切直，悚動一時。此書亦庶幾不虛矣。但非惟善言之不用，而遽使直士引去，使人重憂歎耳。聞大學多士有欲閉何蕃之意，亦可見人心所同也。然兄今日喪手卻思，當益知天理之難明，人心之難定，而

講學之不可一日忘也。則君子之所進其有極乎。元晦必已相見。請外想遂矣。其父近得旨行邊。今在襄陽也。某幸羸安日夕。不敢自息。棄但良朋在遠。每懷離索之懼。安得識面少沃此懷也。適有端便。略此問訊。更幾勉茂德業。厚自愛重。

答李賢良仲信

比承奉對天陛。正學以言。歸拜親庭。榮則多矣。竊在游從。深用慰歎。未及具問。來教先貽。佩服至意。卽此春晚。伏惟侍旁從容。德履勝裕。國家稽古建科。得人爲盛。中雖廢於邪臣。卒莫掩於公議。逮茲舉首。乃得昌言。將必有聞風而起者。幸甚幸甚。雖然。盛名之下難居。而問學之風無窮。責人者易爲言。而克己者難其功。任重道遠。惟益勉之。以副期望。某歸來舊廬。已三閱月。無事可以讀書。玩味存察。不敢惰弛。惟孤陋少友是懼。每馳情於公家父子兄弟間也。因來尙警告之。西沂未有日否。臨紙更切依然。重幾良食自厚。

答李季修

某別來無日不念。辱近問爲慰。垂示浩氣集傳。足見留意。亦一再觀矣。大抵論學之難。如此等要切處。須涵泳體認。持之以久。方能通達。若只以己意縣斷。則失之遠矣。如蘇與秦之說。辨則辨矣。然只是以聰明揣量。非講學之道也。且是未識心之所以爲心。既未識心。則所謂浩然之氣者。安所本哉。本源既差。則其立言何適而非病。縱使時有一二語摸度。近是亦非是也。後生顧豈當議前輩。然講學不可不精於決擇。雖毫髮亦不容放過。況本源初未是者哉。今當本孟子之意。而參以程子之說。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

居敬爲先。皆其深造自得者然也。學者於是二者。朝夕勉焉。循循不已。則所謂浩然之氣者。淺深當自知之。若不如此下工。遽欲想象。強氣體使之充。正是助長之甚者。其爲害反大矣。以直養之說。要將直來養氣。便是私意。有害於養。故孟子只說養而無害。不是將一物養一物也。與涵養以敬。自大不同。敬便是養也。敬者心之道。所以生生也。與直字義異。須細味之。

答李季修

兩兄既皆歸子職良廬。孟子論事親爲仁之實。蓋人心之至親至切。孰尙乎此。此實問學之根柢也。所論敬之說。謂用力誠不可怠惰。而向晦宴息。亦須隨時。某以爲向晦入燕息乃敬也。知向晦燕息之爲非怠惰。乃可論敬之理矣。

答胡廣仲

向來臨行時。所示講論一紙。連日尋未獲。然其略亦頗記得矣。大抵某之鄙意。以爲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是性也。而陷溺之。陷溺之則不能有之。惟君子能存其良心。故天性昭明。未發之中。卓然著見。涵養乎此。則工夫日益深厚。所謂存心養性之妙。然而其見也是心體流行上發見矣。不是有時而心存時而性也。此精微處。須究極之。只爲世閒人思慮紛擾百出。故無未發之時。自信不及此話。須要以收放心爲先。此意非言語可盡。遠書姑道萬一。試更與伯逢德美共思。不可以舊所安爲至。更不研窮也。某所見亦豈敢自以爲是。亦幸往復焉。

答胡廣仲

龜山所得誠甚弘裕。但宣和一出在某之隘。終未能無少疑。如劉元城。然以聖門論之。恐自處太高。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在聖人乃可言。自餘高弟如閔子騫。蓋有汶上之言矣。至於以世俗利心觀龜山者。則不知龜山者也。何足辨哉。前輩未容輕看。然吾人講學。則不可一毫有隱爾。

答胡廣仲

來書所謂性善之說。於鄙意殊未安。夫善惡相對之辭。專善則無惡也。猶是非相對之辭。曰是則無非矣。性善云者。言性純是善。此善字乃有所指。若如彼善於此之善。則爲無所指而體不明矣。而云如彼善於此之善。非止於至善之善。不亦異乎。且至善之外。更有何善。而云恐人將理低看了。故特地提省人。使見至善之淵源。無乃頭上安頭。使人想象描貌而愈迷其真乎。切幸更精思之也。主一箴之諭甚荷。但某之意。正患近來學者多只是想象。不肯著意下工。伊洛老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真是學者指南。深切著明者也。故某欲其於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毋越思事。靡他及。乃是實下手處。此正爲有捉摸也。若於此用力。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爲實見。得則爲實得。不然。徒自談高拽妙。元只在膠膠擾擾域中。三二十年。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烏能實了了乎。箴之作。亦以自警云爾。更幸察焉。御有以見教是望。正作此書閒。又領葉家便价所持帖。尤慰所諭大學知止知至之說。大略是如此。蓋知止是知其所止。慮而後能得。得是得其所止。未至於得。未可謂知至也。然易所謂知至而曰至之。此知至字。卻須輕看。而至之者。

乃大學知至者也。如何尺紙無由盡意。加以私家有少修造未能詳。幸察。

答直夫

甚矣學之難言也。毫釐之差。則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畏與。世固有不取異端之說者。然不知其說。乃自陷於異端之中而不自知。此則學之不講之過也。試舉天理人欲二端言之。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爲天理而存之。以何爲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爲先。格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爲人欲所亂。不然。雖如異端談高說妙。自謂作用自在。知學者視之。皆爲人欲而已矣。孟子析天理人欲之分。深切著明。如云。今人乍見孺子。匍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蓋乍見而怵惕惻隱形焉。此蓋天理之所存。若內交。若要譽。若惡其聲。一萌乎其間。是乃人欲矣。雖然。怵惕惻隱。蓋其苗裔發見耳。由是而體認其所以然。則有以見大體而萬理可窮也。內交要譽惡其聲。亦舉一隅。使學者推之耳。日用之閒。精察不舍。則工夫趣味。將有非言語可及者。某愚而所從事者在是。願高明綸釋而反復焉。庶幾其有益也。念無以復來意。不覺多言。伏紙悚戰。

答舒秀才

周臣

別紙之論。備見至意。某向者受五峯先生之教。浹於心腑。佩之終身。而先生所造精微。立言深切。亦豈能盡窺其藩。向者元晦有所講論。其間亦有與鄙見合者。因而反復議論。以體當在己者耳。固吾先生所望於後人之意也。如晦叔廣仲伯逢皆同志者。故以示晦叔。而晦叔復以示二公。庶幾往返之有益耳。蓋管丁寧不可示之非其人。其間所論。有前後之不同者。蓋旋據窺測所到而言。何敢執一而不惟其是之從也。若世俗之人。以私意淺量觀者。亦無如之何。但此議論。只當同志者共紬繹所疑。不當遽汎示以啓見聞者。輕妄心也。若左右謂以爲成書而傳之。則大誤矣。

答宋教授

講聞令譽。爲有日矣。玆辱過訪。開慰可知。且蒙委贖盛文。退而三復。非惟辭氣暢裕。使人歎愛。而有以窺所志之遠大。欣幸曷勝。第某不足以當之也。自惟不敏。雖有志於古道。而晨夕自省。矯偏揀過之不暇。其何能有益於人。邇來愈覺論學之難。蓋升高自卑。陟遐自邇。學者多忽遺乎所謂卑與邇者。而渺茫臆度。夫所謂高與遠者。是以本根不立。而卒無所進。彼蓋未知聖賢本末精蘊。非二致。而學之有始有卒也。左右謂二程先生之說。天下知誦之。而不知習察之功。謂之不傳可也。斯言是也。以左右之高明。而欲從事乎此。其何可量。願因下問。紬繹其端。惟不以爲卑與邇而忽焉。則幸甚幸甚。

答俞秀才

垂諭。足見紬繹不輟。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

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識其真。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運水般柴爲妙義。而不分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自餘並見別紙。幸詳之。有以往復。甚幸。

答喬德瞻

觀來書。有以見玩釋不廢。甚幸。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體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來論謂舊雖知有主一無適之言。至臨時又難下手。夫主一無適。正爲平日涵養。遇事接物。方不走作。非可臨時下手也。諒及陸薛徐三君。恨未之識。敬亭記潘叔昌寄來方見之。敬則實。實則虛之意。遺書中已有。但虛則無事矣。亦疑傷快了。蓋無事字殺此段意思不了。如明道云兩忘。則澁然無事矣。無事則靜。靜則明。便完全近看。惟二先生說話。完全精粹。比其他先生不干事。其次則尹。又其次則楊方。到謝上蔡。後生何足以窺前輩。但講論閒。又不可含糊耳。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語。大意固好。亦疑立言有病也。

答喬德瞻

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涵養之功。本立則臨事有力也。某自覺病痛如此。不敢不勉。願與同志者共之耳。

答喬德瞻

來論克己之偏之難。常用大壯之力。誠然也。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爲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者。其能若是乎。別紙一一答去。有以復之。是望。

答潘叔昌

來書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而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尙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某比作主一箴。爲一相識所刊。其閒亦有此意。

答潘叔昌

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閒。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源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象。何由意味深長乎。言不逮意。更幸思之。

答潘叔昌

來論於主一用工。此正所望。若實下手。乃知其閒艱難曲折甚多。要須耐苦辛。長遠而勿舍焉。則寢有味。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勉之勉之。如某孤陋。正有望於諸友講益也。

答潘叔度

來書得以窺近日所存。幸甚。但以鄙見。尙恐未免於迫切之病。如云以是心事親則爲孝。以是心從兄則爲悌。視聽言動。無非是心。推之無所不用。其極之類。辭氣皆傷太迫切。要當於勿忘勿助長中。優游涵泳之。乃無窮耳。孝弟爲仁之本。遺書中有一段說非是。謂由孝悌可以至仁。乃是爲仁自孝悌始。此意試玩味之。

答潘叔度

垂諭呂蘇所苦思慮紛擾之患。大是難事。可見近思之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持守誠莫要乎此。要是久益有味耳。孝弟爲仁之說。某近來玩程先生爲仁自孝弟始之意。極爲精切。若如來說。於事親從兄之時。體孝悌所從出。則仁可識。卻未盡。蓋未免將一心體一心之病。更幸深思之。孟子論勿忘勿助長。後引振苗爲諭。言助長爲多。蓋學者雖或知忘之爲害。而未知助長之甚。故返復言之也。

答潘文叔

所諭雖閒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遇事接物。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只是血氣時暫休息耳。且既日覺無所把摸。烏得爲安靜乎。敬則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思豈容遽渙散乎。主一之義。且深體之。

答潘端叔

細觀書辭。有務實近本意味。良愜所望。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近來士子。亦往往有喜聞正學者。但多徇名遺實。反覺害事。聞有肯作工夫者。又或不奈苦辛。長遠若非走作。卽成間斷。亦何益也。吾友勉之。論語不可一日不玩味。伊川易傳亦宜細讀。某近年來讀此二書。益覺有深味耳。

答周穎叔

垂論學者。苟有一毫靠外之心。其工夫未得爲真實是也。但才不近裏。便是靠外。分毫之間。爲難察。正當用力。不可易言也。又謂今且據面前識得一字。便勉行一字。非敢求近功亦是也。但未知今所識者何字。而所行者何味也。他時有便。不惜詳示。庶可往復蒙益耳。

答周穎叔

來論學貴力行。本無許多事。何言之易也。學固是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煞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老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計必常從正字講論。惟深思而勉之。

答戚德銳

垂論心量褊狹。是已太重之病。伯恭相勉看西銘。善矣。第某尋常切謂西銘。須是全篇渾然體認。涵泳之。所謂理一而分殊者。句句皆是也。人只被去軀殼上起意思。故有許多病痛。須是體認公共底道理。此所

貴日用閒實做工夫。卻不可想象臆度也。

答戚德銳

所論居敬。雖收斂此心。乃覺昏昏不活。而懈怠漸生。夫敬則惺惺。而乃覺昏昏。是非敬也。惟深自警厲。以進主一之功。則幸甚。

答鄭仲禮

許時過從。別來懷想。自到郡。竭日夕之力。不敢不勉策。但恐終無補斯民耳。連日沛澤。早晚稻皆濟。憂國願年豐。此第一義也。仲禮與伯壽。想不廢講論。湘中諸友。樂聞者固多。真肯下工夫者。爲誰。使人憂之。二友宜力勉也。

答鄭仲禮

承書。審閱。還自莆中。起居一向清勝。爲慰。某於此歲半矣。日夜黽勉。將勤補拙。未知還能及民萬分一否。示及所講。深喜相與不廢。想共伯壽。常常紬繹。要須栽培深厚。日用閒絲髮勿放過。不可只作說話也。仍互相點檢。爲佳耳。新刊兩書寄去。中庸之說。宜玩味。諸友有可以見示者。皆不惜頻寄。

與曾節夫撫幹

某二十四日到郡。適當紀綱解弛之餘。未免一一整頓。今條目纒定。當以身先之。財計空虛。亦頗得端倪。數月之後。民力可寬。邊防尤所寒心。方別爲規模。以壯中權之勢。約束邊郡務。先自治以服遠人。盜賊紛

然初無賞格亦已明立示信。常有爲効力者。自味爽到日夕。未嘗少暇。雖差覺倦。然不敢不勉。有齋名緩帶。日所燕處。惡其名弛惰。易曰無倦。取夫子答子張子路之語。今早方到英英堂。已略行銓量沙汰矣。其他事未暇一報去。但自諸司而下。不免愛之以德。不敢以姑息。正恐其閒須有嗜意者。然亦無如之何。

與曾節夫撫幹

茶賊在禾山。二十日諸軍環視。曾不得一正賊。今日兵將誠足用耶。今聞復出禾山。深慮其越逸。彼中有開時。幸示報。王樞悉及而繆悠。貶未足以塞責。又不知汪汝嘉能辦乃事否。頃見此人生得有福命。亦好恐爲福將也。壽翁攝帥一路之幸。且勸令持重。凡百號令。審詳明信。乃佳。蓋彼中失信於人久矣。此賊其初失於不招。某蓋嘗入文字於五月初。今既殘害許多將與兵。卻不可招。若合大軍五千而不能擒此。則亦無以爲國矣。所論岳祠及與王樞劄子皆好。有以見吾友守義不苟也。壽翁雖不易肯略言。但恐言之不入。亦不濟事耳。此閒土剛而農惰。自前月二十八九有雨。至今近旬。已嘗祈求。舊例祈禱無義理盡削之。只到社壇風雷雨師壇。及於湘南樓望拜堯山灘江。遣官寮奉祝版瘞山閒。及投江中。今日五更登湘南樓。雷電條

興。下樓雨已下。須臾大集滂沛。過午方止。庭下水深數尺。四郊盡徧。今雨意未已也。一稔可幸。幸事幸事。庶幾使此邦之人。益信土偶之非所當事。而山川是爲神靈也。因書漫及。不必語他人。急發遞至壽翁。欲其排日發探報來。更幸贊之。

與曾節夫撫幹

某昨方奉書。遞中辱示。忽聞有罷命。深所歎息。彼蓋欲借左右以自解免。尚何恤乎公議。想目前得失。不以置胷中。某亦不復道相勸解之辭。吾曹惟有益勉其在。我者耳。但今之達官。鮮能受盡言。向來所以奉書。亦有不可與言之戒。詳其當時差出。便非好意。正欲尋事相中耳。他日必有能與君辯之者。但辯與不辯。亦不足問。歸家閉戶勉學。此有餘地也。

與曾節夫撫幹

左右天資之美。閒處正宜進步。工夫不可悠悠。且須察自家偏處。自聲氣容色上。細細檢察。向在長沙。見或者多疑。左右以爲簡忽。此雖是愛憎不同。要之致得人如此看。亦是自家未盡涵養變化。異日願有觀焉。某日接事物。恐懼之不暇。甚思城南從容之味也。

與曾節夫撫幹

某到官已半月。覺人情頗相安。綱紀亦纒定。日間事隨手卽遣。並不付吏輩。頗似省靜。但如學校軍政財計。色色廢壞。未免一一料理。要爲著實可繼者耳。諸司向來相與。不以誠而以術。府中遇諸縣亦然。今先務立信上下。似亦頗相應也。邊蠻有互相讎殺者。具令逐州。以國家好生大德諭之。俾無以小忿自戕生靈。忠信可行。蠻貊拙者所守。惟此而已。惟是凡事不敢不奉法度。上下曠弛陵夷之久。未免少覺拘束。久亦當安習也。

與曾節夫撫幹

前日春祭。親往舜廟。廟負奇峯。唐人磨崖在石壁中。貌象甚古。行禮既終。環視堂廡。則有庫之神在焉。固已甚懼。而唐武后亦勦入廡下。幡帳甚盛。又僧伽一部。落亦在焉。不免卽日盡投畀廟前江中。庶幾一廟之內。四門穆穆耳。此事獨可爲李壽翁言之。

與曾節夫撫幹

得暇。想不廢玩釋鬼神之說。橫渠正蒙中宜深味之。此直須使胷中了了無疑。不然。他時恐或爲異說搖動也。

與曾節夫撫幹

某承乏亦且一載矣。佩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勿喜之言。黽勉之不暇。所幸去歲一稔。嶺民謂數年所無。而積年狡盜。悉就擒勦。人情頗安。惟是區區不敢苟目前。爲之久遠之慮。日夜在懷。係伍法先行於靜江境內。極得其效。非惟弭盜。亦且息訟。因漸教以相親睦扶持之意。繼復推之一路。有數州者。能料理有方。今又得朝廷斟酌降下。尤幸事也。靜江財賦。適承空乏之餘。初交割時。府中借經司漕司緡錢。共幾四十萬。經司亦坐是費力。一年之間。痛節浮冗。謹密滲漏。今幸支吾。兼支還兩司錢十餘萬緡。去冬米賤。亦頗收糴爲備。幾二萬碩。惟招軍治甲。不敢惜費。所收拾強壯刺將兵効用者。已近五百輩。部勒教閱。合摧鋒及効用。并帳前親兵千二百餘人。頗成軍伍。蓋此路控扼非一。此爲急務也。今郡事極簡。日閒多得暇。但環視一路。思慮不能暫釋耳。會議財賦事。朝廷雖已行下而共議之人。與人異見。商量未成。比不免以所

見定論再列於朝矣。諸州須得此事定。然後有濟也。諸邊悉幸無他。向來夔州李丈所忌憚之人。今甚帖然。然羈縻之地。與夫蠻獠之鄉。種類實繁。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豈容少忽。而邊備未實。每爲憂耳。士人中亦漸有知向方者。每呼其秀者。與之講論端倪。一二更看久之。如何。環城勝處。誠多。但絕巖出。公務之餘。焚香默坐。閒翻書數葉。爲況如此耳。恐節夫欲詳知。不覺縷縷。建安公採荒之政。聞江東之人極賴之。常通問否。此以僻遠。難於相聞也。節夫閒中。想進修不輟。察偏矯習。常有新功。中庸謹獨。大學誠意。乃是下工夫要切處。不可悠悠放過也。彼中去崇安不遠。聞欲以暇時一往元晦處。甚善甚善。示及山園圖。反復不厭。便若身履其間。今再賦五章奉寄。雖然園亦既廣矣美矣。若求增不已。卻恐亦爲玩物溺志。不可不察也。

與吳晦叔

元晦書來云。近看大學中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辟字。皆當讀做僻字。反復細看。誠如其說。蓋非惟文義上下相接。兼此篇中其餘辟字。皆當讀作僻。不應此字獨異。又其理於修身齊家。極爲緊切。乃易傳中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之意也。幸更詳之。

與吳晦叔

擇之後來。頗肯放下舊說。第於鬼神生死之故。終是疑惑。書來卻云。姑欲且置此疑。專一持敬。某謂此疑方深。動輒有礙。雖欲持敬。豈不間斷分裂乎。窮理持敬工夫。蓋互相資耳。

與吳晦叔

某已下書欲遣人問。忽得舍弟信。報廣仲下世。傷歎淚落。不能以已。不謂盛年一疾。遽至於此。又念其有志古道。朋游中所難得。平時相與講論。意望遠大。一朝有古今之隔。使人重痛惜之。不獨爲胡氏歎息也。晦叔交義篤至。尤當爲之動懷。此病只緣湘陰醫者下甘。遂撼了根本。豈有廣仲之弱。反謂腎氣有餘。又從而瀉之耶。如此庸醫。公然妄投劑理。當痛懲之如何。專遣人去。恩恩僅能作此。他皆未暇及也。

與吳晦叔

某比復奏請邊州久遠之弊。似聞朝廷已議施行。若得此事濟。則庶幾有可繼之迹。非直一時計耳。新漕凡事卻似肯商量。不敢不推誠。更看如何。李伯諫爲異說所惑。遂下喬木而入幽谷。兼其說亦甚淺陋。不知伯諫何爲便爲所動。要是天資窒塞。元晦當時期待之太過耳。

與吳晦叔

元晦謂略於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後便錄呈。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與吳晦叔

兩日行善化寧鄉道中。境界可畏。使人不忍開眼。大抵十室五六空矣。其見存者無人色。有位者終未肯沛然拯濟。坐視天民之擠墜。爲之奈何。前在城中。不勝饒舌。昨復移書力說。且封民所食草根去。未知吶

動否。

與吳晦叔

歎傷衡山猶爲庶幾者。晦叔猶未見善化寧鄉界中耳。不可言。不可言。某向在城中。亦無緣知得子細。賑民之事。蓋有二端。賑濟也。賑糶也。賑濟須官中捐米以救之。賑糶卽用上戶所認可也。今官中吝米不肯捐。專仰上戶之糶可乎。今潭城諸倉受納。已有米近八萬斛。前勸陳帥借此上供米。均濟農民乏食者。或借與亦可。卻一而具以奏聞待罪。比至獲罪。而十數萬齒已生活矣。況未必獲罪耶。未知渠能辦否耳。若待常平司全永州糶米來濟。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如何如何。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

闡範序

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損益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雖然。亦豈不可及哉。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素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勅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東萊呂祖謙伯恭父。爲嚴陵教官。與其友取易春秋書詩禮傳魯論孟子。聖賢所以發明人倫之道。見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際者。悉筆之於編。又汎攷子史諸書。上下二千餘載間。凡可以示訓者。皆輯之。惟其事之可法而已。載者之失實。有所不計也。惟其長之可取而已。他爲之未善。有不暇問也。閒日。搆所編以示某。而講訂焉。未幾而成。名以闡範。某謂此書行於世。家當藏之。而人當學之也。家庭閭闔之內。鄉里族黨之間。隨其見之深淺。味之長短。篤敬力行。皆足以有補。然在學者。則當由是

而講明之。以求識其理之所以然者。誠知是書所載。莫非吾分內事。而古之君子。皆非有所爲而爲之。則其精微親切。必有隱然自得於中者。雖欲舍是而不由。亦不可得矣。書所登載未盡。伯恭尙繼編云。

論語說序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常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爲弟爲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埽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爲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隨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墮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堯舜之道。於是道學之傳。復明於千載之下。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謂知而已。而於躬行則忽焉。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攷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埽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

求乎。願某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說爲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於篇首焉。

洙泗言仁序

昔者夫子講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蓋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謂仁也。人惟蔽於有己。而不能以推失其所以爲人之道。故學必貴於求仁也。自孟子沒。寥寥千有餘載間。論語一書。家藏人誦。而其知其旨歸者何人哉。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傳。其論仁亦異乎秦漢以下諸儒之說矣。學者所常盡心也。某讀程子之書。其開教門人取聖賢言仁處。類聚以觀。而體認之。因哀魯論所載。疏程子之說於下。而推以己見。題曰洙泗言仁。與同志者共講焉。嗟乎。仁雖難言。然聖人教人求仁。具有本末。譬如飲食。乃能知味。故先其難而後其獲。所以爲仁。而難莫難於克己也。學者要當立志尙友。講論問辨。於其所謂難者。勉而勿舍。及其久也。私欲浸消。天理益明。則其所造將有不可勝窮者。若不惟躬行實踐之務。而懷新獲之心。起速成之意。徒欲以聰明揣度於言語求解。則失其傳爲愈甚矣。故愚願與同志者共講之。庶幾不迷其大方焉。

孟子講義序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

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卻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曰服膺。而學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無忽。深思焉。

孟子說序

歲在戊子。栻與二三學者。講誦於長沙之家塾。輒不自揆。綴所見爲孟子說。明年冬。會於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自都司罷歸。秋冬行大江。舟中讀舊說。多不滿意。從而刪正之。其存者蓋鮮矣。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撫卷而歎曰。嗟乎。夫子之道至矣。微孟子其孰能發揮之。方戰國之際。在上者徒知以彊

大威力爲事。而在下則異端並作。充塞仁義。孟子獨以身任道。從容乎其間。其見於用。則進退辭受。無往而不得。見於言。則精微曲折。無一之不盡。蓋其篤實輝光。左右逢原。莫非天理之所存也。使後之人知夫。人皆可以爲聖人。而政必本於王道。邪說暴行。無所遁其迹。而人之類。免於夷狄禽獸之歸。其於聖門。豈小補哉。今七篇之書。廣大包含。至深至遠。而循求有序。充擴有方。在學者篤信力行。何如爾。雖然。予之於此。蓋將終身焉。豈敢以爲成說。以傳之人哉。特將以爲同志者。講論切磋之資而已。題曰癸巳孟子說云者。蓋將斷此而有考於異日也。乾道九年十月二十日廣漢張栻序。

胡子知言序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荆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於一源。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卽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善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爲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橐而已。啓手足矣。或問於某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於首章一言之。至於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爲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某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

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矣。又說今之異端。直自以爲識心見性。其說譎張雄誕。又非常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墮弛。毫釐之差。霄壤之繆。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先生知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故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効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某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於中。自惟不敏。有負夙知。輒序遺書。貽於同志。不遑之罪。所不得而辭焉。

五峯集序

五峯胡先生遺書。有知言一篇。某既序而傳之同志矣。近歲先生季子大時。復稟輯先生所爲詩文之屬。凡五卷。以示某某。反復而讀之。惟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舒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答問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又惟先生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

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如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淳熙三年元日序。

趙氏行實序

戊戌之夏。吾友趙子直以書抵予甚哀。且曰。先君子不幸而沒。惟其隱德實行。世之人鮮克知之。不肖孤大懼失墮。皇皇然哀集僅成編。願得文冠其首。以信於來者。予拜受其書。伏自念頃歲侍先忠獻於餘干。始識子直之尊父。見毅而氣平。心固知其好義樂善君子也。已而子直以嘉言擢上第。官中朝。有直聲出而臨民。豈弟之實。見於行事。持使者節。風績隱然。於是人始攷其源流所自。而益知其父之賢。今又得是編而讀之。慨然如見其人焉。予觀其書。凡一言一行之細。莫不備紀。至於其心志之所存。亦皆推極而究。見若子直可謂盡心於其親者矣。語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若子直於其親。其觀之也亦詳且密哉。予嘗攷於禮矣。禮有銘。銘者自名也。孝子孝孫所以稱揚其先之美。而著之後世者也。蓋其中心汲汲然。惟恐夫美之不克章。此衛孔悝之鼎銘所以作也。今子直之爲。其心豈不本於是哉。然而以人之子孫。而稱揚其先。其能以取信於人者。豈以其實而非誣故歟。夫有善而弗知。知而弗傳。與夫傳之而誣。君子皆以爲恥。予觀子直之於其親。致其知也深。欲其傳也切。而其言則實而不浮也。其信於後。夫果何疑也哉。抑予又聞之。人之欲揚其先之美。未若行其身無負之爲先也。以子直之賢。進德不怠。異時推是心以終報吾君。而發於事業。國人將稱頌曰。幸哉。有子如此。則其爲顯揚也。又孰加邪。又豈有不信之患也耶。若

予者。求所以無墮乎先訓。而無忘乎先志。懷懷焉。每懼莫之任也。觀子直之爲。則亦有感於中焉。於是書於其編之首。子直名汝愚。

送張荊州序

客問於某曰。張荊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吾將告之以講學。客笑曰。若是哉。吾子之迂也。荊州早歲發策大廷。天子親擢爲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上流重地。暫茲往牧。所以寄任之意甚重。而天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達而名章。任重而望隆。吾子願以講學告之。不亦迂乎。某曰。子以吾所謂講學者。果何也。邪。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自足。自足則畫矣。信如子言。荊州若挾是數者以居。則僕尙何道。惟荊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曾無一毫見於顏面。此僕之所以歎息慕向。而講學之說。是以敢發也。蓋天下之物衆矣。紛淪輳轉。日更於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願乃爲物役。其可乎哉。是以貴於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吾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塞。則昧幾而失節。其發也不審。則其應也必蹙。一事之墮。萬事之所由墮也。豈不可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又豈有窮極乎。然所謂講學者。寧他求哉。致其知。

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汎觀千載以極其變。卽事卽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致君澤民。真古所謂大臣者矣。然則學其可忽乎。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某旣以此告客。於荊州之別也。遂書以爲獻。

送曾裘父序

予聞南豐曾裘父之名。舊矣。所謂直諒多聞。古之益友歟。今年秋。始見之於長沙。則非特如前聞。抑有過焉。蓋將潛心夫大學之源。其所立未易度量也。予念世衰。共學者鮮。天資秀美之士。往往爲他歧所陷溺。而不反。及見吾裘父立志之遠且大也。願交之心。豈不懋哉。然會而未久而裘父歸。於予心拳拳有不能已者。雖欲無言得乎。嗟乎。道之不傳也久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一息之或閒。無一氣之或停。太和保合。品彙流形。則道豈有隱而可傳者乎。其不傳也。人自隔之耳。人奈何而隔之。物欲誘引。偏倚滯吝。拘於形器而不能通也。將以極夫上達之事。豈可不深惟之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心也。天命之謂性。精微深奧。非言所可窮極。而妙其蘊者心也。仁者心之所爲妙也。仁之意至親切。而親切不足以形之。仁之體至廣大。而廣大不足以名之。然求之方。夫豈遠乎。卽吾視聽言動之著。不可掩也。有能於此。達其端而會其源。超然得之於形器之表。則洋洋上下。體物不遺。入仁而道不窮矣。極其致則天也。由孟子以來。蓋千有七百餘歲。河南程子實聞而知之。某也學於程子之門者也。豈能盡窺宮牆之美哉。以其所知而

言之未知合與否也。憂患不文，獨以致朋友切磋之義，而因以求益云。異時重逢，相與察日新之得，則斯言亦或有取焉爾。

送方耕道序

莆陽方耕道爲尉善化，予聞之熟矣。天資耿介，臨事不苟，問於其所部，則翕然稱其清，未嘗擾民也。閒從予講論，問辨於其秩滿而歸，既惜與之別，且將有望焉，則從而告之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末由返也。故傳稱強矯云者，揉而正之也。願耕道無恃夫天資之美，必深察其所偏，致知力行，勉自矯焉。異時相見，當觀氣質變化之淺深，而知學力之進否也。耕道勉之哉。耕道起而請曰：某亦頗知病之所在矣，其將何以藥之乎？予又告之曰：語所謂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而其道乃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要須從事於此，乃知聖人之言，真爲要切也。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涵泳察久而勿舍，則氣之暴者可得而平，量之隘者可得而擴，患其近於薄者，將日趨於忠厚，患其失於易者，將積而爲敦篤，是則強矯之功也。氣質益化，則天理浸存，晬面盎背，端有不可掩者。學其有窮極哉。如某者，方朝夕自矯其偏之不懈，異時亦望吾子有考焉。遂書爲贈行之序。

送劉圭父序

武夷劉圭父道長沙，省其兄，予獲識之。於其行也，微贈言之義，至於再三。願予者，方自藥其病之不懈，而

何足以問所宜。嗟乎。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途。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逵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途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閒。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胥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己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以圭父之才。又盛年。其仕於時也。人固曰宜。而以親疾之故。求祠官。方將杜門專意。惟所以承顏節適者。是念是圖。而弗暇他顧也。則圭父之心。豈與世之長驚於利者比乎。願圭父以是焉觀之。念慮之起。必察其爲義乎。爲利乎。詭遇獲禽。雖若丘陵。吾弗屑也。則所謂良心之不可以己者。將日引月長。既久且熟。幾微毫髮。了然坐判於胥中。私逵永絕。正途大通。驅馬駕安車。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夫孰禦焉。如僕不敏。當策蹇以相與彷彿也。

送嚴主簿序

吾友陳擇之。爲予言其鄉人章君。嘗謁端明汪公。請所以教。汪公告以當以正大爲本。章君他日以語呂伯恭。伯恭謂當守斯言。某以爲斯言信美矣。然道之浩浩。要有下手處。在學者於正大若何而存之。盡試思夫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抑嘗爲之說曰。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

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不然。則於此雖歎美想像之不暇。終亦莫由進也。會吾友嚴慶會當赴官清湘於其行也。書以爲贈言。嘉熙二年至前十日。

送鍾尉序

善化尉鄱陽鍾彥昭。官滿告歸。求予言。予頃爲彥昭賦淇澳之首章。請更推其義。昔者洙泗之上。蓋嘗舉是詩矣。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夫子以爲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子貢則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對。而夫子以爲可與言詩。嗟乎。子貢誠深於詩者也。然氣質雖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伊欲化其有限而著夫難明。其惟學而已矣。學也者。所以成身也。無以成其身。則拘於氣質而不能以自通。雖曰有是善。而其不善者固多矣。抑其所謂善者。亦未免日淪於私意而不自知也。就其中雖閒有所稟。特異於衆者。其事業終有盡量爲可惜。何者。天理不明。本不立故耳。嗟乎。恃美質而不惟進學之務。是亦自棄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質美者可能。至於貧而樂。富而好禮。非有見乎天理者不能然也。蓋所謂樂者。果何樂也耶。而非好禮。何以謂之禮也。以樂與好禮視無諂無驕。其氣象不翅美玉之於砭砩也。夫子開之以大道。而進之以天理。賜所以自省者深矣。故引切磋琢磨以對。賜知夫樂與好禮。非學則不能也。若賜亦可謂達也已矣。故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大學之云道學。猶言致知也。而云自修。則力行也。致知力行。互相發也。蓋致知以達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工深力久。天理可得而明。氣質可得而化也。彥昭慤而靜。質可謂美矣。然其謂無以美質爲可恃。誦歌淇澳之詩。而玩味子貢之

所聞而力進乎大學之道。一朝喟然而歎曰。淵哉天理乎。大哉學乎。聖人不吾欺也。則其趣將無窮而不可以已矣。某之不敏。相而善政有望焉。

送猶子煥炳序

姪子煥炳。扶持母喪西還。求予言以自警。煥炳之祖四十一伯父。雍公第三子也。先公嘗言伯父天資俊邁。勁特。十三四操筆爲文章。卽有聲。入上庠。諸老生爭見之。識度不凡。方先公兒時。每期以公輔。且貽之詩。有曰文武兼資真丈夫。又曰許身莫讓稷與契。其意蓋可見也。見京師繁盛。竊有翁仲銅駝之歎。指當時貴人京黼黻。謂朋友曰。此輩行亂天下矣。所志甚遠。不幸才踰三十。奉廷對。未及唱第而沒。先公撫予兄仲隨如子。仲隨亦僅及中歲。媿氏守節。復不登壽。予兄弟雖不敢忘先志。愛存給育。惟力是盡。在此行也。然亦豈無望於二姪哉。予家起寒素。豫公雍公以儒學顯。至於我魏公。逢時之難。身任天下之重。德業光顯。予兄弟藐然。惟懼荒墜不克承。仰望於我宗。共勉勵。以羽以翼。以無替我家二百年之軌範。上焉親師求仁。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居則講業傳道。出則繼我魏公之業。次焉尤當服孝弟忠信之訓。飭身謹行。無爲門戶羞。吾姪之歸於鄉也。治喪事。奉祭饗。事長撫幼。予將有觀焉。念祖先積業之艱勤。而朝夕悚惕。毋放於欲。毋狃於逸。毋交非朋。毋從事於奢靡。則予有望。予又將察焉。其能久守是也。則復有進焉。嗚呼。尙深念哉。